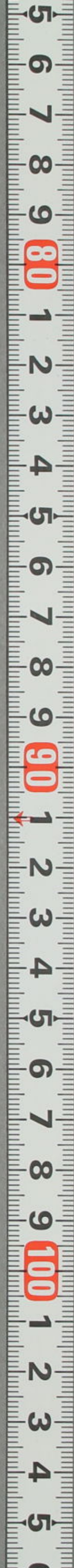


16
2493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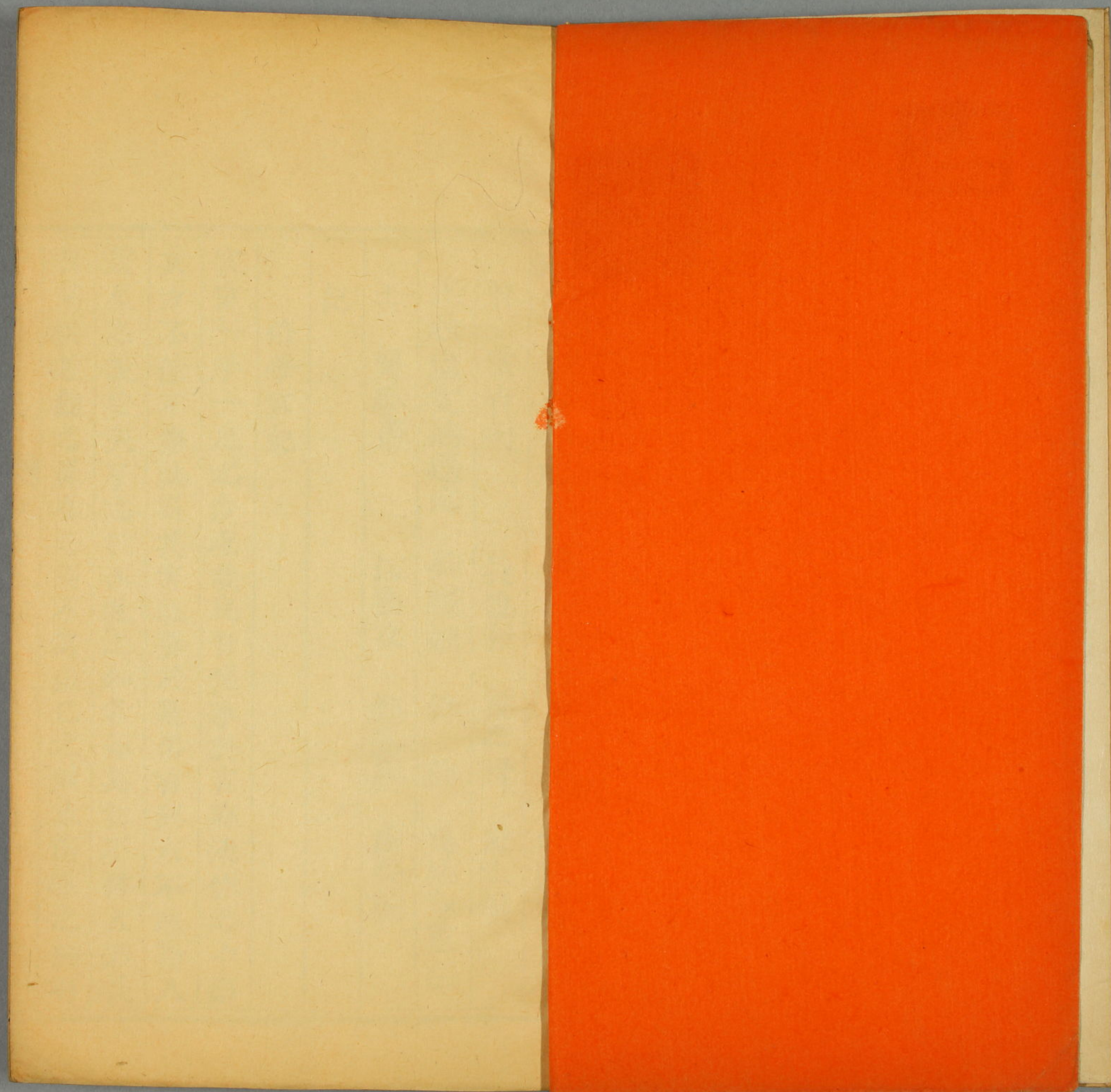


邱海二公合集

和16
2493
10-10

10

門和18
2493
10-10



海忠介公集卷之五

邱鎮魁典籍

賈 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瓚

焦映漢雯濤選定

吳纘姬

符 詩

馮廷瑛重編

王 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翰

記

脩學宮記

宮室一手一足之力也哉民日從事於官府造作之中傷其力不能不傷其財其害孰要於是俗有與人不睦勸人蓋屋之說受天子之民而牧之外者顧其智不俗人若哉目謂供遊觀之麗也心謂不爲出已之財也南華之經有

曰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余意欲持上古茅茨土階之道不失赤子之心化今人心然天下事亦有必不可已雖大舜生今之世不能已之者取譬近事以例其餘府學之爲官五瓊山三一官一舍僅有其一人間世有不同之人情乎出納盈縮之權今非有司官不能官舍美不美不同未見其一人不得居止之安六訓導獨無所有祖宗九經治天下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初不如此不可一日安之事二三十年人安之太守敬亭唐公蒞任之次年書院中有危閣改公館而日封鎖之何補也轉之府學後山之麓事非創新爲之通風日於文莊石室之中板其

周圍上下尊經貯從古經史石室貯文莊公著述世史正綱學的遺稿會稿墨板猶有存焉貯其板啓聖祠地址湫隘更之前右爽塏之所合訓導宇而時一新之材力不至於此創成其一其五期漸畷之堪輿家有白虎昂頭之忌復門櫺星之左見龍於東敵西方之口前南城麓坡陀草昧之象也闢而廣之城壁立而廓然文明矣士子前瞻雁塔後眺尊經風光物麗不可謂非身心性情一助也省牲置之所儲祭品別之庖有合於制先有今墜先人未有行之者今則爲之後先錯舉皆萬曆七年八月日之事其脩徑栽植一瓦一木補葺罅陋亦事之不可已而非其大

海內公集 卷之三
者不計一心在民亦未嘗不一日一心在士其功如此士
類感德之深向余母吝一言紀事之盛夫今日可以茅茨
土階言之乎非其時也勢有不行因之士有天下國家之
志不能待舜聖人之時毋失舜聖人之心庶可小補之爾
敬亭公太守當日之事愛民必其俗之改愛士必其習之
正不覺聲色之峻俗士言不便矣不以今之所謂厚悅其
口傷民財力悅其目乎日舉興作之中不忘與民休息之
意造士之功於是尤見其大貳守賓湖楊侯別駕鶴峰黎
侯以謫去任刑廳大東劉侯與有贊成之力於義得書雖
然古人謂文人紙費梓文曰災木今災石矣茅茨土階是
亦不可以已乎并之爲記

樂耕亭記

始予未接西塾先生意一豢養之人云爾獲交數歲見其
誦砥行廉隅之士欣欣然羨焉若有企望弗及之意嗚呼
休哉茲世祿之難也交益久見其聞仁篤檢約之行欣欣
然羨焉行且欽崇敕厥躬詩禮訓厥子敗度維欲取禮維
縱將溪愧弗爲焉嗚呼休哉茲世祿之尤難也嘉靖甲辰
之歲于瞻玉堂遺址之西墨客村構樂耕亭於上將以統
率僕佃之耕非徒取名於此也一旦以其事爲予誦予訝
且喜曰賢哉先生樂耕之意乎而尤少者則曰不此之葺

而顧彼營焉裕祖之蠱非孝也予意不然賈子稱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今之爲民者五日士農工商軍士以明道軍以衛國農以生九穀工以利器用商賈通焉而資於天下身不居一於此謂之游惰之民游惰之民君子之所不齒也世咸以異端游手目之而不知儒生貴族特甚先生以文莊嫡裔居寶丞之榮俾自棄於游惰之域以逞無疆之欲則凡可侈可淫之物罔一不備其爲園夫紅女之蠹可勝痛哉視異端游手之害十百矣維亭有作爲耕也且以樂名推此意也必不忍腴若飲食爲穀粟之靡必不忍睨若衣服爲布帛之蠹又必不忍厚若

聲色之娛妄若貨賄之聚爲歟生傷年彌邵德彌崇舉凡淫侈小物爲世祿子所有者咸芟夸蘊崇之漸盡矣嗚呼不賢而能之乎仁篤儉約親觀之行義節之羨行且於反官之日可期矣亭扁樂耕豈曰小補哉若夫流連光景假此亭爲游聚之地瞻玉堂有述亦殃也烏乎孝始而士今而農不爲五民之蠹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先生之謂乎嗚呼賢矣哉先生曰茲吾志也敬持以爲記

誌銘

黃恭人林氏墓誌銘

余與瞰江公共籍瓊山居址去不十里許恭人林氏之賢

聞之矣而門內朝夕事不及言其細日月有時將葬其嗣
燕石君以狀付余乞從先人故事爲誌子辭不獲據狀敘
之感今稽昔按恭人瞰江公同東岸里居高士林翁女也
燕石祖主事豹島公與林交莫逆一日出瞰江公見翁奇
之口言恭人矢與爲配意與其母馮氏不合蓋馮不欲以
已富家之女女貧士且夕進有汎言乃翁執初不易毋論
豐約恭人逆知父意之有大也言歸黃門之後雖處貧則
難未嘗以毫末缺爲夫君向學內岐其心之累脫富而貧
有亾黽勉蓋自入門來而婦人從夫之義無歉然矣萱堂
有姑峭厲其性而恭人朝朝夕夕反得吳太安人之心嚙

菽飲水饑仍之歲有之太安人見婦有色笑焉蓋恭人婦
禮無失深愛之下又妯娌而有感動也瞰江得有恭人之
後不徒外有親師取友之資抑且內無高堂奉養之缺年
二十五領鄉薦歷六科第進士蓋又十有九年彼一時也
士風儉嗇無異其先翼中之日也而恭人安之第進士又
四年乃授西曹主事西曹無外差京城衣食難於給而恭
人安之安之於不得之日易安之於妻妾之奉改心他啻
得之矣之日難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恭人不爲也瞰
江不變塞於舉人進士之初豫養澹泊之心爲他日有爲
之地恭人成之其尤可言者瞰江以嘉靖二十九年部郎

資及得推臨汝刺史二千石一遷銜而諸不同矣恭人方且不自爲逸隨官僕蔬糲績紡有不堪尤之曰秀才小家照管如是不自逸於太守恭人之日反逸於其他焉乎恭人惟儉惟勤初終一心雖百十年之久可以占知於知府一官之日何也俗言得官喜其享有一官之入享入而盛內外員不親民知府若也瞰江不幸嘉靖癸丑歲內艱服闋則赴部例也法也而恭人意獨不然枕席之言若於古人知足知止先幾而退有默得之今士誇功名大指又在富貴鐘鳴漏盡行猶不休多之矣日無見聞閨守之女反有出於日有見聞士人者之上有之乎宦海波濤瞰江補

池陽晉憲副望荆襄而戒心焉上疏請歸田恭人不行一着爲先導也歸田之後夫婦如賓若加先日恭人之爲瞰江公敬有自來矣吁賢矣哉大抵瞰江性達曠恭人性澀沉達曠矣而非得深沉者加之收肅終不免於水以濟水琴瑟專一之失黃氏厥子若孫於瓊稱盛經史精微瞰江之力而朝夕儉約自童孩以至今日弗使納邪而由之正恭人之助居其多也言念恭人妻道婦道母道無不可純奉先筵賓酒漿應對內外宜之家下人不失恩顧事事訓誥則小不遺菽葶之中有急則周少或漸染流俗不以一失不勤飭諭瞰江晚年益自疎放恭人又自嚴整過前持

其家及身內外斬斬微無不謹可否相成以一婦人而天資近道有如此燕石謂家有嚴君父母之謂竝瞰江公而稱之誠得恭人之所爲恭人矣恭人生於弘治癸亥十二月二十二日卒於萬曆乙亥九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三先嘉靖甲辰以夫貴封安人後嘉靖甲辰以子貴封恭人以丁丑年十二月十七日合葬于金雞嶺瞰江公塋之左恭人有是全德天與全福銘曰

亦有先幾之見又不止於爲婦女之仁翼夫廸子奉姑及身小無不及惟大有倫利牝馬之貞往元亨也齊驅士人振聲今日正家而定蓋自有因御窮持富莫與之臻齡年命服羽蟲趾麟勿替而引命自天申金雞之兆卜者曰氣固而悠益久益伸百千萬年倚歟恭人式德如新

龍南令雁峯吳公墓誌銘

龍南令吳公之捐館舍星霜屢易矣其鄉所撰行狀則鄱陽令王子汝爲也公之季嗣覺以誌銘久未有屬爲缺典乃持狀詣予泣然願有以請也予爲公晚輩蓋素辱公教雅者不敢以不文辭謹按狀識之公諱誠字明卿雁峯其別號也南湖之西有峯名雁塔公居瀕之因號焉其先閩之延平人世居永安之貢川大父諱本字淵泉娶羅氏生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子二長大用次繼祖以避景泰癸酉兵亂攜繼祖入瓊續
娶滕氏生女榮姐滕氏卒本擬歸閩以繼祖與榮姐畱瓊
畢其婚嫁而歸更繼祖名俊字子賢娶周氏有賢行生公
公幼穎悟過人稍長嗜學不倦年十五遊邑庠踰年考妣
先後繼喪公哀毀如不欲生葬祭盡禮姑氏榮先適李舉
人明年二十四而孀無子矢志不二歸吳撫公如已子爲
之聘娶教戒諄切公獲勵志舉子業無內顧之憂正德丁
丑姑辭世公哀慟如喪厥妣殫力葬服喪三年鄉人義之
具請于郡旌焉時桐鄉王公佐西洲唐公胄會脩郡志載
之孝義傳附錄諸名公詩章以美之庸以風世也已卯公

領鄉薦嘉靖癸未試禮闈弗第遂就諭柳城時按院謝公
督學唐公雅重公文學檄統八桂書院五經師事尋委修
柳州志咸以成績蒙旌丁亥擢掌教贛州督府唐公復命
修都臺志凡諸諫草詩文多屬焉其以才識見推於上如
此公在柳時唐公密遺缺膳百金公固辭至再唐公爲之
愧服在贛有指揮某罹法當刑以公受知督府密遺三百
金求免公揮而卻之唐公聞知深加歎賞其以廉介見重
於上如此乙未擢令龍南首釐宿弊四十餘條嚴禁令絕
苞苴獎善化惡植弱鋤強民賴以安有龍南書生馮堯者
以強盜株連繫獄公力辨其冤釋之遠近稱明縣與龍川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和平接壤流賊肆劫難制初督府陽明王公勦三泖招二
酋謝鉞李鑑者給以冠帶使戢羣賊至是縱黨爲殃公乃
建議當險置舍巡守緝捕遂持軍門檄入賊巢相地二酋
悉誅出迎公廉得其情因設議以賊滅賊密遣武士檄二
酋期日擒斬諸賊解功行賞如期無功先加滅戮二酋悚
息受命會沙頭賊徐守沐等僭號倡亂鉞鑑伏兵擒捕上
功軍門悉平餘黨境內晏然其以勤能効勞於上如此縣
中巨猾陳攸徐杲輩素黨羣賊以賊破元公適小民詣縣
告攸并占田土公明正其罪攸怨益深遂與杲賄囑泰和
刁犯蕭福捏詞誣公公直之當道得其狀寘之獄公復視

事因浩然歎曰道不可行矣遂懇乞休致丁酉冬解組南
歸闔邑士民攀留無計臥轍挽舟者斥江路有遠送至數
百里者咸戀戀不忍別蓋公能愛民如子故民愛之不啻
慈母然歸則寓樂烟霞絕迹城市靜坐一室左右置書布
衣蔬食晏如也公古貌古心孝友篤至蚤失怙恃每遇春
秋誕忌日輒興風木之悲姊年八十無依迎養不怠沒則
以雁塔地葬焉性尤好義樂施有稱貸者罄囊與之不計
其償課子講學從者雲集教人以立心無妄爲本樂道人
善口不言人過鄉人咸信而慕之凡有私鬪皆就質平因
叅酌藍田鄉約朔望會衆舉行期以及淳敦薄至今賴焉

晚養靜湖南疎闕世事當道有司每延訪加重時有廖安者以人命誣訟公兵憲巖泉胡公詰之曰此非郡志所載孝義者乎立置訟者於法明晨命車就拜對語移時因四顧垣屋歎曰真清白吏家風也小洛何公按部至聞公名造其廬而禮焉郡推徐侯邦佐以鄉飲累請公不至躬率諸生詣門敦請始一爲之出其恬靜足以激貪懦大率類此生平觸景興懷動必形諸吟詠所著有雁峯集詩晚年日錄共文集凡若干卷藏於家塾歲戊午泊庚申寢疾者三年絕粒歷四餘旬而精明不眩乃屬其二子曰汝曹知逝本源乎予大父淵泉翁豁達溫雅常以琴書自適至夔

以買爲業有市絹遺金者旣去候其還而返之子父純和府君端恪謙遜與人無競鄰有屋垣侵其址僕輩直之輒戒止曰彼所侵咫尺耳何以較爲尤輕財好古有債負則焚券示之吾所以有今日者祖父積德不可忘也公享年八十有二可謂以德致壽者矣公卒於嘉靖庚申年卜葬于白水塘那潭之原寅山申向蓋鬱鬱佳城也復爲之銘曰

於惟吳葉延浦發祥生此哲人褒然瓊陽吏隱南湖旣壽而臧斧屋之封精靈永藏有穀以貽奕世其昌令名不朽湖山蒼蒼

梁端懿先生墓誌銘

番禺梁端懿先生宋大夫也當南渡時不因官爵而變學
守惟以道德而範鄉邦世皆以先生稱之瑞亦番禺人也
隸籍瓊南追憶昔年旋里過沙菱問舊故經葛麻岡獲禮
先生墓讀前學士黃公諫誌其墓甚詳後與先生裔孫建
柱臣輩同學省城禺山書院其院乃先生講學舊址祀先
生其中瞻仰德徽親依靈爽非一日矣茲庚申夏建等重
修先墳遣使遠至淳安具狀乞余一言誌墓子辱交賢裔
夙慕高風敢以不文辭按狀先生諱百揆字宗盛其先閩
之晉江人贈太師越國公格之後大父文領翁由雄州入

實居桂林鄉父諱仲欽博究羣書尤邃性命之學以真知
實踐爲事真西山稱爲純儒丘文莊追表其墓先生少謹
厚苦志力學登嘉泰甲子省元嘉定丁丑進士初授太學
錄晉符璽郎歷奉議大夫立朝侃侃雖職非言路而屢疏
條議國政直諫有聲後值廢立抱病休歸隱處禺山關巽
端明正誼有功名教學者稱爲端懿先生生卒詳載譜乘
娶沙灣何氏封宜人子四靖厚智彪厥後分居南順多以
文章德業顯予謂宋室當憂疑之日使先生得行其道言
正言行正行維挽安全綱舉目張百弊剷絕天下共享昇
平之福豈不甚善不知先生斯時不爾也常聞人臣以道

格君而化之上也以德匡君而輔之次也以是諫非而痛
之下也夫人臣亦何樂居其下以諫得名哉然國家誤用
小人顛倒是非綱常倫紀蕩掃於青天白日之下舉朝皆
貪位保祿巧媚諂佞之徒而於直言敢諫之士排誹怨謗
有不殺其身不止嗟嗟時不我爲勢不我與端懿先生所
以抱病休歸退隱禺山明道見志也先生沒今三百餘年
矣而先生直聲亮節百世不朽也景仰先生當何如哉因
爲之銘

時而可行批鱗逆耳時而可止明道正誼珍藏葛山名
垂國史奕世流徽德音罔已竝爾後人介以繁祉

贊

贊蕭氏一門二節

子讀東洲李太僕所爲雙節傳觀二母寡於華年依孫子
爲命歷三四紀而念夫之心迄如其始矢心天日苦志絲
枲未嘗不壯其競於守而可爲頑懦者寓激勸也嗟夫人
之自立於天地間能以其身爲天地萬物之依者其道有
五焉五教貫三才而爲一君子重之然聖王制世御俗所
急而且先者惟臣之良婦之節崇顯褒異拳拳然持此以
爲天下勵者是則何故蓋以義合者而能不悖其心可以
改醮而他從者顧終守於一志一行類無往非其自立之

地焉矣况夫遇有常變君子覩人恒於久近間求之昔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久近之謂也是故夫公則無所爲矣無所爲而一從不移雖金石之堅未能遠過彼夫存之備婦順而家理寧未足爲難矣士之從事於上多者計三四十歲少者亦不下十餘歲承於顯或悖於幽毅然誓不以所職負吾君者競於始或渝于後歷年所而心一焉彼殉君於日月未足爲難矣藩宣不悖可以見臣義之終孀守克堅足以辯婦行之備故君子論人廷之效忠闈之著節無軒輊焉而厲世振俗獨於此拳拳焉者亦以其久且大者則難中行不得惟過中之狂士屬心焉仲尼之所以善於造就也矧今所取當于天下之教者何如哉愛其子而深爲之計顧以守雌之道進焉以水濟水血肉雖可保永於世而德義之有於身者去賢聖或邈矣謂之能成其子也然乎於多士講學之際二貞竝萃獨非君子之所欲揚而不容自己者乎孟子曰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况於親炙之者竊慨臣義之衰節操之壞有如三才所藉以立者而僅於二婦焉寄之則夫祇念母氏不改之心奮臣子不悖之義侍御公之造福南粵有必然矣子粵人也鼓舞之懷不能自己用是書之以頌

書簡

啓劉石圃誠意伯

承教多矣以冗事未能奉復種種事須汎畢日往巡歷應
天面及之平生愛公念公非有所忘也散兵頗多寂無轉
盜之事無俟再收或有浮言置之不聞可也吳中才訟略
無分毫事情而駕爲天大之說誠可駭良生亦未嘗不重
處也除發府縣外衙門前嘗不絕七八人枷鎖又先痛打
夾苦之候月滿發驛充徒曾有解審二三起俱原告中途
脫逃解人告稱聞此重處聲也生心喜之謂可以消息才
訟矣公訪問可知其故楮末所諭曾無萌孽公畱念及此
感感容別日更有相煩也人回謹此奉復惟台鑒

啓譚次川侍郎

聞公日有歸念誠意伯人至復領求退不獲之說漢張楷
之謂樊英曰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是民也公負重望
而起人之許公公之自許何如也如斯而已而遂歸耶北
來人詢及倉事公勵精過人殊爲欣慰戶部錯認做箇錢
糧收頭猶之工部錯認做箇木匠頭公今所事錢糧收頭
外戶口樹畜有進步耶等而上之大臣以道事君疏通民
情成就君德薦引人賢無不可者如此而歸公於初心有
慊然耶心有不慊必以初出爲悔以初出爲悔何不卽此
一出行之俾我心慊老成典刑外公無可望者天地萬物

原君子本身上事見難而退自附於知止知足之說曰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誤矣公今日只欲如漢二疏而已耶賢
哉二大夫俗論也謬說也不敢爲公願也

復郭夢菊

旋衢歸田之日承尊意矣卒然不報遂至今日豈無便人
閉門少有交接有行八而生又不知也然其心之勤未必
若書之怠分守道正用吾有言官階四品十外年宦途而
歸日租屋清操可知是也是也有賢如兄况是鄉年之雅
握手平生心胷如見可一日而不仰思之乎所恨鄉井同
而有一千里之遙回念京鄴月日之會反不可得不與

時相從刻薄致有今日然數年間日所發揮亦得區區見
平生之素矣此心何尤山林人又有山林作用碩人之寬
料不至求田問舍而已矣如月旦之爲計也前十年能守
後十年變節不能願惟高明堅之遙望飛鴻附永矢爲門
下進小刻五冊呈覽便中亦有可教不吝金玉願也幸也
不宣

復史雁峯大僕少卿

禮以積財能散爲賢者中行之行生二十年前會試經南
都聞翁名稱誠哉居廊廟濟天下處鄉黨濟及一方仁之
爲道無施不可也近望沙公備及與今昔耳聞不謬正欲

達之左右望翁成終成始施於有政適華札下及使歸特
此申候致私念仁道不大行而加不小施而損惟留意感
公嘉惠段絹槩不敢領酒果拜賜矣并附謝

啓史方齋瓊知府

三月間聞舟次上新河口令人撰之則已發帆數日矣咫尺間不得一瞻顏範可恨可恨仰惟我公守已冰蘖視民若傷誠百年內未有太守也環海感戴何可言盡南來人因問而說云自公一身言公無可議矣然貪酷未免肆行吏胥如舊爲害里甲用度徭平加徵未見其大有改革過前日也纖微曲折照察不及終爲不滿之分此則在公加

之意而已水清無魚治去太甚別是一道盡以爲據而施之政事焉不可也生自入仕至今未南歸俸金所入僅僅足用餘無分文可債可貨田業止祖遺糧一石二斗外未增一畝一升有以二事呼瑞銜進狀者皆詐僞也乞臺下一查治之勿少假貸上碧崖下縣屬并乞轉此相諭人便特此申候兼致願私萬惟留意瑞南望滄溟惓惓無任

復葉立齋陳熙齋諸年丈

貴府事生習聞之矣與今華翰種種說無一參謬爲虺弗摧釀至今日以千萬人之命論之前人之罪不勝誅矣今日坐視之人能逃責乎天假賢守才足堪謀足濟直前擔

當直出數十年郡守之上生爲諸年文地方慶幸久矣而
當事者嘖嘖有言焉可怪也凡百事可以盡心得以竭力
無不爲諸年丈少効一二以期無負但核兵尅糧言執法
可矣論情則處之亦未盡是用其力而不滿其食亦人心
之所以不服也虛數虛糧事非一朝一夕特非情所不便
而不可行者歟將相和調則士豫附成天下之事而以乖
戾之氣行之彼我文武區以別焉不可也侯守不久大用
始終造福於潮諸公罄所聞見左右贊襄侯守益勵初心
宜通而通宜執而執則區區至願耳諸事不及盡者付回
人口數年殊缺候問不便也統惟台鑒

復熊鏡湖軍門

王道長至拜領華翰諄諄然地方爲念仰知海濱有賴十
年巨寇一掃而平不難矣從前軍門每每不能立有實功
實業其病有二第一是怕自己次第二是怕士卒敗幢幢
二念而其所謂勇往直前者索然餒矣能有濟乎廣中用
兵見敵便敗全坐士不用命一句譚二華前後迄無能執
孫子斬宮嬪法尉繚子半殺士卒行之正以兒戲將官驕
子士卒故非一日萬一約束加焉激而他變成敗觀人百
謗隨之是亦良敗之類也今日之事果能不蹈前轍矣乎
士卒必用吾命執事能了了然信之乎如其不然良法勝

算無所用之魯仲連論田單所以破燕曰將軍有死之心
士卒無生之氣夫古人豈欲其死與敗哉道如是也機如
是也萬惟留意今日之事惟此爲急若其設伏用間伐謀
擊虛目下船所宜造兵所宜募地利寇情事之不可遙度
者此則先立乎其大之後一經綸之而已無難事也朝廷
公念桑梓私懷瑞臨楮不勝惓惓

啓熊鏡湖軍門

君子成天下事類皆虛已樂聽爲之生非其人感公虛已
卜問且自念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道長捧華札據愚見
隨付莫員外奉復矣料公自有成算刻日見功不必更爲

贅論醫道多端急則治其標緩急皆當固其本廣寇大都
起於民窮民窮之故多端大抵官不得其人爲第一之害
掃平之後願惟別加之意使元陽得有底定之所焉斯爲
可耳瑞嘗謂興利莫如久任除害莫如募兵自以爲切中
今事區區致望於公此而已不然止絕於今禍將復起於
後我兵中大半賊人雖一掃而盡宴樂太平坐不敢以功
頌也生叨轉膺黃老母年八十矣不堪奔走不得已止上
荆婦樞歸狐次丘首道途多故欲乞一釣牌以保無虞若
於事體無妨惟公惠之夫馬廩給妨百姓煩驛遞不敢求
也

復周柳塘瓊州知府

生於公原未有聞識也舊歲入京會虞坡問及坡翁稱正
爲海外求此人物時不勝喜怍窮荒僻壤得此大賢爲之
困者蘇疲者息矣何幸何幸下問地方事及居官矩度此
等具人心布方冊舉而行之而已本無俟於人言况在執
事高明之見尤不俟人有言遵而行之者耶今人每謂做
官人有套子比做秀才不同不可苦依歟本俗人俗見謬
妄之甚區區惟願明公執我經書歟本行之而已如此不
執雖熟人情老世故百凡通融失已失人全無用處士夫
如通判廖平菴年高識邃生自幼業師也可就問餘事敬
見奉夫數帙中茲不備悉明公寄三千里之命誠不可草
草爲之昔人謂伊周之道得一縣亦可小試况一府耶瑞
不勝惓惓

復趙大洲閣老

政府新命聞之忻怍百倍公任以天下爲天下蒼生不覺
適喜幸也今旣數月矣施爲次第在公自有劑量伊周事
業具人心布方冊寧待請之人而後知也哉今人事權在
手每每不滿意病在借口時勢難行因循遷就公勿以
此自安斯高出人人之上而天下與有幸矣承諭散兵事
已處之停妥矣人之訛言勿聽之可也荒歲無從得米事

機甚是可慮議濟吳淞江兼行賑濟乞留米二十萬石亦計無所出不得已而懇之君父之前也惟公力爲主張使得成事條約二冊呈覽更祈加意詳教

再啓閣部高中立諸公

區區竭盡心力正欲爲江南立千百年基業酬主恩報知己也紛紛口舌何自而起且如散兵一節此豈小事瑞亦日夕拳拳私訪公問科木先後事絕無影響可怪可怪此事從古有之不平之氓一笑而散矣但生百疾舉發是實不能再當官事林下何曾見一人日夕念之家鄉萬里老母年八十一能將之而去又能將之而來耶是以一向不

敢言疾今則萬萬不得已矣懇之君父惟明公少以愛成人情世態天下事亦止是如此而已矣如有處于母子天性熙熙山林舍此不爲而日與羣小交量是甚萬求一濟何益何益生去意已決惟公成就下內別有餘說諸事垂成中止不得其平而言非粹悻見顏面也惟公勿以爲言不宣

復淳安大尹鄭

諱應齡

使至承惠高篇遡流窮源曲盡今日利病令人仰服展會館書疏義氣凜凜如見乃知淵源有自非偶然也伊周之道得一縣亦可小試亦淳安人今日之幸矣江西登糧俱

人二條鞭法小民既知一定之數官亦得通融變急
兩便尊議獨少此耳餘皆至當無並駁捧誦再三因知
刻濫稱政事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者尚缺然未備
也時事近稍清明人尚苦節交際之禮指爲賄賂比之
年賄賂之私借名交際不同自今期與公高下議論有見
輒盡意附便相示彼此有益若儀物分毫不必見賜亦彼
此心安也恨與公相得晚憐憐致私願并候與居心
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諸不及者惟台鑒

復侯星吾潮州知府

生性苦直率好實如渴見一善必出爲利請知意由美沒
汲然恐其不得貫通顯明達之天下也况在執事人中尤
不易得神交氣合先有一日之雅者耶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非浪說也生前歲以人言歸入境訪問得不徵錢糧違
道于譽之說又得舖遞保狀借名於人出執事筆之說此
皆上人口語若士民則頌德如一較在南都日無異聞矣
夫士君子立已行政寧必人之我譽哉邦家無怨不過因
人自考道之一端爾非以無怨之言盡人之道也推其極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亦曰視皆好皆惡則
不知於此爾亦非曰善者好惡者惡自考之道盡於是也
守已方人孔門自有成法恤人言亦不恤人言君子盡其

在我人言不足入吾心 輕重意矣但今士大夫皆奔走
仕途人物洗心不清百凡舉止顧毀譽計得喪間雜私意
論德理日月至焉而已矣官則尊矣身心何益况假不勝
真終必爲累執事朗朗烈烈人也此不足爲執事言之矣
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人所言反觀省察勉其未周
防其或誤又非壘土師保進德養心之一助也耶恩平王
邑博瓊會同人也僕人賁華札及厚貺旋馬謹此附謝并
致願私惟台鑒

復史方齋瓊分巡道

執事造福於瓊計七載矣一旦言别人情之常雖不容

戀戀不滿之意士君子期在啓發成德濟天下事不在是
也贈文二首承命爲之不足以揄揚美政則旣知之矣誦
公將來之病未竟之憂係畱旣去之語不覺大加感歎夫
士君子職分所到萬物一體之義俱之若必傳舍職掌秦
越天下去則過矣而不畱焉有仁人之心者忍之乎人之
知己莫若己之自知人之責我莫若我之自責克去任性
之偏大加涵泳之力充所未周勉所未及廣業崇功潤澤
天下萬物一體之下瓊人與焉則又在公發揚之而已推
廣之而已瓊海萬里京師較之中土地方情態爲別尊駕
渡海之後吏治民情駭入觀聽係畱於旣去之後又第一

義也何以計之乎處之乎區區言別不敢更爲寒暄夸毗說也謹復

復徐繼齋尚寶少卿

紀綱法度今被此老壞盡其說蓋謂織造查盤自改元日之詔宦官溫旨今日作俑爲之不能執禮處已不能執禮處人也此等處大是差步人人不滿小人欲行私意必卽公議爲之今日歸曲直青意雖不善其所指則正義嚴辭不可破也黨與卽此抑揚遂有用無用之說所幸遺詔功深寡不敵衆彼爲奸橫識者不之與耳易六五童蒙吉正其時也無故驚疑自稱沮抑然則必俟君爲堯舜然後可

以行吾志耶竊意投幾之會當卽出視事一則身爲障礙得以迴狂勢於方倒之初一則反爲擔當得以善補過於方壞之始得君則有時首事則有權人心歸向扶者尚衆功烈一八焉一出焉孟子云不爲也非不能也今之謂矣首權在我我乃避人獨非怯乎畏首畏尾自動中官之懼獨非惑乎事由中發尊翁動以調停國手自許然調停處得之者少調停處失之者多人情好諛憚不爲直况在首相門下耶諛人滿前一分所長別所短伊傳周召動而譽之內自生疑不能執外不聞過無由改有由然矣今日奸人得有借口吾與之借復何咎哉復何咎哉區區憤懣不

平言語竭盡乞一一達之有別說毋吝封示尤幸

啓譚次川侍郎

生得北通政自謂職掌閑寂無多事且晚得趨門下領教益也如願未幾睽違繼之新命外補樂子雷報然失良師友遠誨益未始不悵然恨焉事之不能兩坐類如此曾懇祿米諸用不知公信而革之否生今日巡撫江南言涉有爲第楸掃爬斗羅篩不收板席量減歇家脚子通關諸費節爲裁革乃生管倉口所行非今日也雖板榜初定熙齋筆峯不見允行然生亦未嘗不委曲區處從省減焉江南糧長十人而九人破家仁人君子之所隱也如榜所行置

之無用之地及官攢侵用之需何益何益尤不可通者
例小未用細席以其漏也大米用方席細席比方席價增
五倍祿米亦大米也乃用細席漕糧歇家壹兩貳錢祿米
乃壹兩五錢祿米加籬與篩皆工價高者漕糧半折色半
本色厥無磚舖本色足用祿米全用本色寬一分民受一
分之賜生先日已略行之非今日官于其地而始私之也
惟公諒之外余同麓封誥文未就統祈留意

啓劉帶川兩廣軍門

魯仲連論田單所以破燕曰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
氣兵法又云人皆欲將勇不知將勇特兵法中千百之一

言相反而實相通言是也兩廣韓襄毅王陽明外獨推二
華二華不能親戎馬昌矢石公騎射絕人直前倡士先浙
後閩倭從熾天身自當之經難多慮患熟是公又高出二
華之上十餘年巨寇一掃而平無難事矣地方何幸地方
何幸撥亂世而反之正誠非公無能也但君子論事在探
其本君子行事在養其原昔人謂元氣一虛百邪襲之今
日之寇百邪中之一若不調攝元陽壯基固本外邪今日
去明日又來今日一邪去明日別有一邪又至去邪用發
散劑每發散元氣不免少隨發散而動發散之功日多真
元之氣日薄醫經稱急則治其標然治標之時未嘗不參

一二味固本之劑縱陽氣下陷立可成心烏頭附子全治
標矣氣甦後又未嘗不汲汲日用和平丸散解酷毒鎮元
陽也今日果可蕩平土著吾兵土著吾民嚴貪吏法起倡
率風除害安民急事也竊謂疾急治標疾緩疾急皆當固
本用兵安民竝行不悖如其不然今年日急以治標明年
亦日急以治標日日發散其冷真元之氣何如哉騎射絕
人直前倡士撥亂世而反之正瑞不敢爲公許之矣范雲
忽感寒疾恐不預九錫之慶徐文伯診視不得已如雲言
治之翌日果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政恐後不復起
耳越二年果卒區區意願公爲地方立千百年業不願公

爲一時赫赫功聖人復起固本還元不可易也

啓殷石汀兩廣軍門

瓊一十年來至今接有海寇之患百姓苦之心訟口詈已謂官司不能抵民一保障矣然害止瀕海地方日甚一日年甚一年今正月突有船先後分八攻圍臨高定安萬州等城破文昌樂會治尤據於中來來往往殺掠村市無人之境任彼所爲其慘其害從前以來無有也平時養兵迄與不養之時無異晏遊擊來援亦旣月餘矣如斯而已矣賊夥數雖多各駭人數則寡繼後至者將何以禦之耶昔人稱爲匹夫匹婦復讎今日之讎屢矣大矣復之不可已

矣明公身當復讎之任苟尚因仍兒戲瓊民如水益溪如火益熱惴恐日夕謂府縣城池尚未可保我民當盡魚肉於賦似此景象言非過億明公念及前後一加意焉權足爲才足濟無所施而不可矣瓊民延頸需援不能一日若止前之爲焉有兵以萬無益也縱有小濟兵退而寇又復來矣急則治其標今日所言所望標中之標事也標中之標且不能矣他尚何望史方齋號稱膽不怯賊事期必行日者海旁失事咫尺間耳已受欺誑法復寬縱賊知虛實官兵效尤况明公坐鎮蒼梧遠瓊二千里地耶縱寇驕兵萬方一轍一誅賞之餘而起而人自不行耳作用不同取

效自異不可一槩談也緩則治其本古法遺意家自爲守人自爲戰道有在焉本中之本休養生息又在守令明公控制二省艱虞殘破非一地也時人之論必曰難爲顧彼顧此不免急東則緩西矣宰相鹽梅舟楫應四面初非身歷其地爲之普天下之下有行之者况廣之東廣之西區區耶詩云依其在京侵自阮疆惟別畱念地方不勝幸甚

復胡杞泉都掌科

罪罟中屢承垂念鄙人自揣何以克當周急有義卻爲不恭是以未敢踴躍然闕尊意也拜辱之餘感德何已今日之事大抵無至誠惻怛之心不知忠告善道之義罪在已不在君若果異法兼濟不激不疎言當其事而不爲招許患指所必至而不爲遠言推已及君切中情事而又同心同道多其人焉天理人情安知其無濟於事耶委之曰吾皇之不我受言之損而無益是亦借口而已矣此在諸公深思亟啻之也安否關宗社利害在生民與違可姑待事在得已者不同若以併歛無益一語蓋之進退兩無所據瑞不敢以諸公之言爲然矣承愛甚致私念附謝高明以爲何如

復歐陽栢菴掌科

承諭聖人無近功速化今日行之明日見效嘗伯者詐術

之私而已此說似矣實非孔子言必世後仁至三十年澤
矣然爲魯司寇男女別途豚羔不飾價子貢謂立之斯立
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又未有若此速者是則何
爲聖人卽此道法卽此至誠惻怛之心爲之可以見效於
數十年之後亦可以收效於俄頃之前必世後仁之中自
有綏來動和之妙不言其速而自無不速猶之男耕女織
數月而後得衣食遲矣然自此以後陳陳相因有餘粟有
餘布無遠無邇而不得此以其初言法制未備聖人亦必
有以處之非坐歿待至數月也縱商賈備功場圃夫脚漏
往興來莫非王道亦莫非孔門事業今人每鄙書生迂腐
無用正以書生知王道之遲不知王道之速也假如于今
賊臨城臨村破滅呼吸乃曰候我去做務農講武之法來
其可乎醫家急則治其標治標亦醫家正道而非旁門邪
術也治標與綏來動和作用不同始就速化一端言之富
國強兵陋爲伯術儒者不屑聖人不富國強兵耶什一而
徹田獵講武富國強兵天下之於聖人莫是過也謂聖人
言義不言利兵非得已天下寧有這等癡聖人歿地聖人
耶自謂我爲天德爲王道一謀畫一施行大大小小求之
而不可得說爲矣而又不見其出手爲之苟且因循日挨
一日止是以一件有待不可速做藉口答人此天下所以

厭儒人迂腐無用而尊孫吳管晏也伯以速道誤天下儒
以遲道誤天下其害一而已矣伯術猶可支持目前腐儒
目前日久俱無用之世主樂就功利厭仁義之談厭腐儒
也無所倚仗不得不然也今日有真聖人出焉速過孫吳
千百世主無不樂之樂之非真知德義可尊而貴也樂其
遠在孫吳之上富國強兵見目前也許魯齋謂學以養生
爲本或者以不知道譏之借口養生爲富積計則謬矣朝
聞道夕死可矣天下之人死矣匹矣而後可以爲人乎賜
不受命貨殖顏子庶乎屢空未聞顏子聽其餓死不爲生
道計也儒者迂遠而關於事情無所用之有賊臨城一籌

不展抱守忠義俯首就戮者聖人原無此等道理原無此
等忠義也呂祖謙謂莫速於聖人莫遲於申韓莫利於聖
人莫鈍於申韓此道此意知道君子自可得之於其速不
於其遲伯道也爲其遲亦爲其速王道也天德也公區區
說不免毫釐之差謬以千里敬布所見求正非敢爲辯也

奉二守陳南川書

邇者海寇猖獗中外惴恐未嘗頃刻寧息厚祿官軍無分
毫用處無許承宣二百餘兵城池倉庫舉以授賊矣糧餉
之薄所以無怨心怠志者料素稱愛民練事如執事者歸
府之日有厚賜也牛酒之出市井欣欣咸謂黎兵敵愾當

百倍前日然鄉兵打手黎兵人多物少而奉行左右又失
執事美意無勞者攜肉歸城而黎兵所得有名無實二腿
之肉聞其衆嗷嗷口語非徒無益反生怨心宋以羊羹喪
師衛以使鶴辱國此何等時節而猶吝嗇壅蔽若斯耶財
者上之所輕命者民之所重惜所輕而欲民舍所重衛我
焉不可得也恤死勵生正今日用人之訣黎兵死於澄邁
之戰身享殮祭妻子厚賜周縣丞良有見矣生員鄭德賁
之死非可盡以輕生例之也居凡皆若人焉海寇寧能揚
揚八村落窺城市乎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孔子取焉官軍間能強向向賊皆德賁罵詈所致曾射傷
海寇脫軍士數人正所謂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
必有所濟也執事不聞有哀恤之意將何以勵歿難之士
哉執事運籌于中俞虛江介胄於外諒有大瓊瓊民保障
者兵聚白沙而他所多缺我師遲久無爲賊衆猖熾益甚
中外疑焉似此二事尤爲不當人心可以坐生呼吸之變
者伏惟執事執爲匹夫匹婦復仇之心周詳謀畫毋以一
郡生靈付武人身任其勞勿以緊急事體委庸吏再調黎
兵以布要區廣募勇士以乘戰勢毋稽遲以失事幾毋疑
畏以餒士氣則總戎之能與愛民之政并著於時而瓊民
感功報德于億萬斯年矣瑞不勝幸甚幸甚

與瓊鄉諸先生書

瑞頓首再拜敬質之諸老先生大人執事竊惟婦人處人世其大不幸者夫亾勢不得與夫偕亾而抱守區區孀處也故婦人之喪其夫而寡者古以未亾人稱之然至朝廷旌慶官司榮獎誦書知禮道苟以世教爲身荷者褒賞之傳列之舉呈而進之有司冀達於上惓惓汲汲則必孀守之婦加焉何故蓋忠臣烈士貞婦孝子上植天地之紀中揭人道之大下立世道之標均處人道之難而彼婦人無師友開明之功匪名義驅役之故獨絕情感哀念夫子於十年之後心堅金石行信四時處心積行所關係感發

尤非淺小故也瑞甫四歲喪父時母謝氏年二十八承父志勵節確守經今三十有四春秋矣一終之行無毫釐玷穢古稱陶嬰共姜輩直可以相上下而無愧焉者蓋母幼麤識書史語瑞少學口授孝經學庸等篇質稟近剛一父性警敏不羈不事家人生業相勸護持能使內外不致乏絕先後苦針裁營衣食節費資督瑞學二今雖衰疾相仍不能一息少暇女事爲疾憂計日夜同瑞寢處訪詢戚近惓惓然舉而托之嚴明之師以琢以磨兼有父道瑞今日稍知禮義勉自慎飭若非冲年背父者盡母氏諄諄開我力也持家有絕法教子有義方律身以正義喪父之日有

所親以日者推算進母舉焚之誓不再醮如日者語執之今日不變夫豈偶然夫士君子行善取快於心非徒取華於其名婦人潔飭乃身凡以畢天之與我而已是安足置齒牙間者假而上獲旌閭之榮下獲紀述之美於節行亦何所增加也瑞顧區區舉而頌之人者是是非非之公本無擇於途人父母而綱常之義守貞爲重曾子厚遊岐邠間必廣詢秀實逸事狀色爲韋太史上矧瑞荷恩罔極知之實真見之實詳且辯者願乃掩匿而不公之乎世有言及族戚君子恒不以子信承之者蓋謬執諱親之私其習久固經曰其先祖無美而稱之誣親也孔子直父子之隱

孟軻直周公之過垂訓之文不少矣於父母祖先獨略焉寧揚善特於親親避哉然則聖賢不以褒貶之權假其親蓋可見矣又其淺固有妄揚親行竊寵榮稱孝者遂致人得以諱所揚而反疵之言議紛紛不已誣親之善顯親之惡也亦多矣而瑞獨何以用心獨念吾瓊先輩師法如曾白潭亦其彰彰著者徒以莫爲之名經久不與鄉祀其他著卓行而負屈稱加美名於數類時不少焉况中閭事迹罕可得而著聞者獨非君子之所宜盡心乎公議不行俗將無以爲勸桐江一節漢鼎賴之瑞非巽瘖之身有不能自己者故縷縷爲諸賢者誦者夫行之可褒與其言之可

信與否則惟卜執事以所聞見參之事在清議非敢以一
毫私意爲母辱圖也瑞不勝屏切頓首再拜

復巡按龔懷川

廬陵邂逅至今神采器度猶如見之以過可化以綏可求
區區東粵下及禽魚草木有沾被久地方何幸地方何幸
天下惟患無其志有志如翁其人又以代天巡守之權濟
而行之尚有不盡之分無能滿慰一方之望有之耶十君
雲霓可預爲賀古人有博訪之說又有五聽之法五聽所
以爲博訪詳也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訪之而其人止是屬
官止託查盤官訪之詳而非博然此特明照中不及分致

十而有一不足爲翁言者筆至始及之瑞平生有濟世之
念而人不與庚午告歸展布萬分無能及一此非怨天尤
人之念終已一生止此還天不能不自爲歎也區區泉石
有夢不在周公忽覩雲章興營猶動孟子謂廣土衆民君
子欲之中定四海君子之樂有此施爲之本懷以故有此
樂欲之情色天下惟俗見久之能遮蔽人本然之明俗說
初紘立有根脚石亦或牽之而去苟其不然性分天地感
之而應決江河矣事有俟人言而後可行有不俟人言行
而無不當者今何人哉唐以聲詩取士三百年之中杜審
言天下之狂也反席未安之前尚有不見代人之恨今請

以台翁當之瑞臨楮倦倦無任

復總督凌洋山

羅旁爲門庭之寇二百年矣八開府至公乃能使之入我版圖一鼓而擒永絕其害詩云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蓋必如此而後可云猷之壯也日者灣中竊有大億於公自今言之可謂能中愚者一得所應以學疎才窘有司贊文惟公運用之妙揄揚萬分無得其一爲歉爲歉誤蒙垂惠稽首升受慙感并之差官回謹致謝以私附轉上瓊人不幸三次大舉不遇如公其人尺寸無得正尊疏中捐其險以與賊之謂賊今日亦殺之矣報盡未盡之賊兵退而歸大征何用

夫黎岐中處而州縣環之天下事有易於瓊州事者乎鄙議及丘文莊要將五指山開十字路廊廟之上亦有心公之心者矣今日得如先年涂兵備名裴者其人不請一兵指日指月版圖黎岐初非難事何也威之也化之也蠶食之也可縣可所卽縣之所之如今日羅旁事也天下事不可無故發難端亦不可當幾自失其會瑞桑梓切情并附告

與博白大尹林仲和

北都一面未幾時而泉石安吾身矣知子博白之行乃貴生來任感恩之日先夜陞刑曹主事入夢吾無心也何以

來之回思子平日節槩癡人說夢尚是鴻漸於干而已無足爲異有此人事有此天機夫豈偶然之故哉日月之間料必有驗今吏部止是一箇資格這資格格了許多賢者不得出頭格了許多不賢者使不退步誠如極地之說然吾人出處之小係國家氣運之大有握其幾不必在念所報山修海阻不得朝夕仲和視是今日割雞之功可否伊臣小試之道君子曰軒冕者物之儻來也寄也今人以寄爲累毀譽得喪官階所係我心隨之做官累心做官何用仲和試驗之念頭如動是何景象比之不動此念時分何若自知之矣聖賢無問時之達不達盡其在我自有無限

受用此莊子寄在樂不爲荒寄去未嘗不樂之謂何大小高下遷不遷足言哉區區所望仲和不過如此而已祖宗初原無資格吏部無端作俑而行不知遵何訓令沿襲不改歲貢五遷六遷之官乃進士出門卑而不授之職進寸進尺借之口曰今日三途竝用矣吏部局人也我亦隨吏部之鄙而鄙吾心耶不可也不可也子官七品尚非與爾鄰里時節遠來絹段不得已受之矣餘未開封付回人返璧刻奉覽并照入

復分守道王用吾

泉石間報有貴人書便空谷足音誠有不勝跫然之喜者

矣何幸何幸再及開緘捧讀誦之玩之則又百姓地方拳
拳在念有真切之情有真切之辭此其今時交接中所易
得有者乎喜復何如今天下了矣不特不蒙做官人之福
而又反當做官人之害正以徒有其言鸚鵡從人有其言
未必有其心也卽言見心有如翁其人者生可無一言以
爲復乎今時視做官爲戲場事口曰認真而心實不然昧
沒本心此其一也其中似是之非襲古之謬又且日羣羣
然見矣居之不疑妨民病國可不扼腕而歎者又非可以
一言盡也敬以先刻八冊居官職分大槩散見於其中者
呈覽揄矣哉亦不免於暇有之乎高明幸自擇之續集完
刻日容再致使人回謹此附意諸所不及者祈台鑒統劬
及之

議論

嚴師教戒

嘗讀至論謂尊崇正學在君師紹明絕學在宗師至發蒙
後學而提督之又有教師職焉此歐陽永叔祖韓昌黎之
嚴謹而宗風之者師固足重也若人能攻我之病我又能
受人之攻非義友耶故尼父以善爲芝蘭臧孫以惡爲藥
石君子能降師親父則霧掃空澄纖毫不苟浩然之氣塞
乎蒼冥果何至是得力於師友者良多也夫人外無師友

之益而欲所行之協於道亦難矣瑞爲此懼一旦名神立
腔子下誨之曰瑞女知女之但主於天地之間者乎有此
生必求無忝此生而後可無忝者聖人我師一一放而行
之非今所競躋巍科陟廡仕之謂也女今亦小寓於其間
矣入府縣而得錢易易焉宮室妻妾無寧一動其心於此
乎昔有所操今或爲怵怵者一易之乎財帛世界無能屹
中流之砥乎將言者而不能行抑行則愧影寢則愧衾徒
對人口語以自雄乎質冕裳而有媚心焉無能以義自亢
乎參之衣狐貉而有恥心焉忘我之爲重乎或疚巾而氣
餒焉不能長江大河若浩然而莫禦矣乎小有得則矜能
在人而忌前有利達不能無競心乎諱已之疾凡百所事
不免於私已乎窮天地亘古今而不顧者終亦不然乎夫
人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德之難於此有一焉下虧爾影上
辱爾先矣天以完節付女而女不能以全體將之亦奚顏
以立于天地間耶俯首索氣縱其一舉而終已於卿相之
列天下爲之奔趨焉無足齒也嗚呼瑞有一於此不如此
疾三復斯言凜若嚴師丁寧夏楚之督爾上紛如直友爲
規碎冒之諍爾旁

海忠介公集卷之六

邱碩魁典籍

賈 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瓚

焦映漢雲濤選定

吳纘姬

符 詩

馮廷瑛重編

王 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翰

論

出處

君子處世昔人皆以不仕則隱出處二道對待言之謂不
得於君則當處而隱逸性分之樂一彼一此皆是也其說
定於孔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之辨然孔子有是言
孔子終身事業謂之隱謂之仕春秋之時是亦無道而隱

者矣齊魯蔡宋之郊流行噉環日不舍置其時以時而隱
若丈人若荷簣長沮桀溺微生畝至以果哉末難潔已
倫罪之夫子之道則又何在夫人生天地有是耳目口鼻
之形付之以天地萬物之性天地以生物爲心生人之理
盡生意也天地間盡此生意是故君子出而仕人不負天
與性在是道在是人皆可爲堯舜亦在於是丈人荷簣耳
目口鼻之形而不知萬物一體之義葆真抱一饑則食渴
則飲保之何益見孺子將入於井而無怵惕惻隱之心非
人矣余嘗仰之賦與卽之孔子終身之事其云有道之仕
有定仕也其云無道之隱無定隱也意有所在截然對待

之辭不可因之遂謂爲截然對待之道出處二字不可並
論去就二字亦不可並論就者君子仕人之正去不得已
爲之出者君子立身之正處不得已爲之天下只是一道
舍此則失道失道失性矣是以所就三所去三君子雖計
較於毫釐禮節之間而萬物一體天之與我則不以一時
而較天地間生生不息真機活潑自不得已之也會子
云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解者以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
懈言之仁卽天地生物之仁志卽孟子得志與民由之不
得志獨行其道之志宋儒謂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自
有位之顯言之耳自天子至於庶人德性賦予其得之天

一也當理而無私一身一心曾子已任之仁如斯而已耶孔子無道則隱其隱也皇皇然有道則見之心孔子舍之則藏其藏也惓惓然用之則行之念雖有用舍行藏之判而舍之則藏卽具於用之則行之中有定出無定處非二道也只一萬物一體之仁故亦只一出而仕人之義說者又謂聖人則可在賢人則不可其說尤不可曉堯讓天下於許由而有道小人爭半錢之利九牛毛之諛誠有之矣實則人生之後人自逆天人自爲異謂靡不有初而又謂有可不可於後有之哉子路執無道而隱之言何必公山氏之說夫子曉之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

之身門弟子之法也聖賢君子之別大抵只是安利困勉到如於其間如孔子答哀公爲政之問及其成功一也而已矣春秋之時武城絃歌夫子喜之漆雕開斯之未信夫子使之仕謂有可不可聖賢之別耶然天下一君四海一國不得於一將無可入之二矣若之何孟子曰子然後浩然有歸志雖然王如用子伊尹欲速其功五就湯五就桀一人之身一念一事今日明日別有悔悟君子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得不得時也志念如一志與時旋時其人不可而去時其人之可而聖賢之志又轉之矣此正是有定仕無定隱之道大中至正通天下合人已孔子

不遇終其身六經垂憲七篇仁義孟子自許取法後王春秋戰國之身尚欲置之爲後千萬世之仕身當其時恬然隱處秦越天下爲一身不爲天下計孔孟不爲之矣曰出處去就截然對待之道君子思不出其位舍性命言時勢宇宙無窮誰當負荷言長沮桀溺不言孔孟吾不信也

嚴光

橫足加帝腹天下視爲奇事桐江一絲以古而今亦無不爲子陵高而賢之矣然高則高矣高而不實奇則奇矣奇而不中人生天地間只是一性分是所固有見之日用只是一職分惟所當爲舍性分言高奇未見其能高能奇矣

性分何在天地萬物本同一體自天子以至途人一也性在是職分在是自天子以至途人作川一也故天地萬物舉而屬之我一人之身舉而任之爲我一人日用常行之道人不我用然後退而守之雖退而守之而萬物一體之心則未嘗一日息也從古聖賢道蓋如此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子陵果如光武相助爲理之念則光武之所立而定明良相逢治具畢張是卽子陵之所立而定也真機實際子陵何故不樂爲之孔子生于春秋流行轍環日不舍置荷簣丈人知不可而不爲之矣夫子罪之相對累日因共偃仰由古而來迭爲賓主二女九

男情分無間未之過也可以謂之不可爲不爲之耶孔子於荷簣責其果於微生責其固於丈人責其潔身亂倫就子陵言之其爲果而固有甚之矣有君無臣吾悲其爲君苟有天下國家之志光武之時不爲孔子孟軻之出可勝悲乎一時後世獨於子陵賢之祠祭咏揚不一而足是所謂高而奇也三代而下蟬蛻汗穢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權位名利若敝屣也誰其人哉誰其人哉苟可得之無所不至有扁斯石宦官宮妾甘其心而履之矣况天子之尊故人之厚彼自求之不與得之獨非人間世一希闕事于仞之上翔之者乎甚矣人之好怪也又况足橫帝腹古無

有也今無有也天下後世無有也駭人聞聽然君子之於天下求盡其在我而已不必其高不必其不高不高而得我所性乃所以爲高無裨於性高之何益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爲珠玉寶器不爲布帛菽粟子陵之高之謂矣且子陵不得於高卑而言之於此亦自可見蘇東坡謂魏晉梁得之文王而終身不待皆吾之所輕者也大舜袵衣鼓琴若固有之君子內重而見外爲輕蓋如此有諸內形諸外不能飾也子陵苟有所得將富貴貧賤視之一也故人而故人之矣天子卿相浮雲景色何所爲而高下視之昔日故人則就之今日天子則不之就耶見王侯卿士而婚之

俗心也見王侯卿士而輕之亦俗心也清濁不同見在人
不見在已內輕而見外之爲重則一光武稱狂奴故態無
乃子陵只是一味薄天子而不爲之狂出此之外更無他
長耶君子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不得志之志
卽得志之志苟有其志故人如光武不與行之未之有也
子陵無其志是以無其具無其具是以只就平日之狂成
一个是後之詠釣臺者出脫子陵云侯霸朱浮僅免歸韓
歆戴涉終見殺云胡君房雷不佳無乃平日窺其微夫有
是臣則有是君自建武中三十年論之中興事業止此而
已尚不如子陵順真抱一不爲之高百姓怨氣滿腹羊裘

懶散江湖無能優劣固也然子陵實有伊傅周召之器不
能輔成光武天下得有禹湯文武之澤耶事屬後日如果
言不聽諫之不從如不我得於先亦不我力於後故人有
其名無其實從而去之未晚也謹厚如光武中興如光武
奈之何預逆其不可先自絕之伊尹之於湯傅說之於高
宗領蓋如故子陵之於光武貴賤易交白頭而新言一人
之交二人同心如蘭斷金未可言也輔世而長天下之民
可言之乎老子謂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身心天下德之在我爲之區區然桐江煙水富春風月有
一節之偏缺全體之正可以言德之真也哉范文正謂子

陵之風山高水長山則高矣無草木水則長矣不能水氣上興雲雨無取焉狂奴故熊子陵之論定於是矣而天下之人獨於子陵稱賢是則好高好奇之過絕無之中僅有其一醒人耳目也

朱陸

朱陸之論定久矣何自而辨之辨之以吾之心而已維天之命其在人則爲性而具於心古今共之聖愚回之得此而先堯舜禹有危微精一允執厥中之傳得此而後孟子有求放心先立乎其大之論未有舍去本心別求之外而曰聖人之道者軻之亦不得其傳而人心之天則在也孟

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恃有赤子之心故雖出之千百載之前其事千百載之下可以一言而定陸子門人問陸子學以何進曰得之孟子則精一執中之旨陸子得之矣乃朱子其學則異於是大學致知在格物借之爲誠意正心之用也猶之惟精乃惟一之功明善乃誠身之功效在格致道在誠正朱子篤信大學平生欲讀盡天下之書議盡天下之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事畢矣天下之書可得而盡讀之乎事可得而盡議之乎韓退之原道言誠正不及格致朱子指爲無頭學問是以格物致知爲大學頭一事矣入門一差是以終身只做得大

學先之之功不盡得大學後之之益無得於心所知及限
王陽明謂晦翁氣魄極大合下便要繼往開來少年已著
了許多書然則此非其誤認之故毫釐之差而爲千里之
謬者乎夫顏子曾有一著述乎聖人以其躬行心得之餘
出之於威儀文辭之末富於中見於外不可強而亦不得
而飾也心齋坐忘不遷不貳顏子之著述大矣舍去本心
日從事於古本冊子章章句句之好勝之私心好名之爲
累據此發念之初已不可以入堯舜之道矣聖人不廢學
以爲涵養是以中庸有尊德性而道問學之說賢人而下
不廢學以求復初是以孟子有學問之道求其放心之說

予思孟子傳自堯舜陸子識之然陸子不免應舉子業卽
其語錄文集年譜可見餘力學文尚不如是也自傳心之
法視之猶俗學也朱子反謂其專務踐履盡廢講學論對
五劄言涵心性乃自其所心知者出之如孔子答哀公修
道誠身孟子告齊宣仁義孝弟亦推本之論也朱子答之
書而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得來天下之人只一性
命而事物在焉朱子只要人讀書講說研究於外予不知
朱子之所謂矣儒學禪宗其判不啻千里而要其初只是
毫忽儒道寂守其心中涵事物有天下國家之用禪宗廢
棄百應徒爲空虛寂滅之養朱子指陸爲禪然則將不講

其心就外爲天下國家之用呻吟其咕嗶而曰某章某句如此某章某句如彼然後爲能學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夫子以道統寄之生于朱子之時言論相及不知其如之何而爲禪之詆矣陸子不免少溺於俗然心知其然平日拳拳以求放心先立其大爲教聞彼也自聞而已見彼也自見而已猶有得之朱子則楚辭除符參同契韓文皆其年年月月訓詁之冊不知此一訓詁何日而已也末年之悔謂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若有得矣而先人之深讀書爲主而待其餘未見其真能脫去舊習收功一原也危疾一日前猶解誠意章在溺於誦說沒身不復聖人六

經躬行心得之餘爲之養盛之充因著其用朱子則先意於此讀書爲先求心反爲後繭絲牛毛識者以集大成歸之謂擇諸家之訓什而纂其長則亦可矣謂道在是則周元公或可而朱不然矣說者又謂朱子羽翼六經嘉惠後學其功不淺夫朱子自少至老無一日不在經書子史間平生精力盡於訓詁而其所訓又多聖人之經賢人之傳也夫豈得無功於後聖真以此破碎道一由此支離又不能不爲後人之誤功過并之而使人繁於枝葉昧厥本原其過爲大三代而後學之陷溺如朱者比比然也朱子欲以其學爲天下宗天下亦以此信宗於朱子故予不及其

他獨指朱子爲過陸子謂此老平生志向不汨於利祿當
今誠難其匹夫朱子豈不知心之爲大而求之心哉誤認
格致爲入門指著述爲功業途轍旣乖所得隨之韓退之
因文以見道而非明道以爲文日月至焉而已矣無乃朱
子過歟欲往京師心識國都之所在行遠自邇計日可到
瞻於定向執途之人而訊之岐路之中又有岐焉訊之所
不及失之矣大抵天下得意忘言區區於文義講說之間
真趣薄矣深造自得者當見之顏子默契道體孔子子欲
無言天淵禪學而其致虛之篤一而已矣然則朱子無乃
得言而自薄於其意歟自得之則有居之安資之澁之益

日從事於故紙堆中外強中乾呂東萊謂銖銖而折之寸
寸而較之無復有詩矣朱子之謂矣朱子平生誤在認格
物爲入門而不知大學之道誠正乃其實地以故一意解
書其解書其論人心術見焉謂司馬溫公只恁行將去無
致知一段朱子日日經史其不滿於實心實事無私無黨
有餘力而後學文之君實無足怪矣大凡人言語文字皆
心爲之陽明致良知其什經不取朱子之說者多說在心
性上朱子什經全說在多學而識上陽明鶻突其說誠有
之然猶不失爲本原之養也猶第一義也朱子則落而下
之離而去之矣道問學之功爲尊德性而設正與孟子

學問求放心同義朱子解之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崇禮中庸行也以屬之知姑勿論所云致知非程子進學則在致知根心著己之知亦姑勿論乃其意則全重致知矣細玩尊德性而道問學會有此口氣乎存疑錄謂朱子平生所得在是所失亦在是見非於陸子靜亦在是得之矣其訓中庸分章分句分爲相屬明費隱天道人道小德大德分中分和道不可離此言素位此言不願太極通書此言陽之動此言陰之靜支離爲甚默而識之識言知之於心平聲字朱子作去聲解音志謂詭之於心不以聖賢說聖賢以己之所誤說之能說之耶

得人之得適人之適難言之矣自得其得自適其適天機之觀不言之喻將能之也哉然又非止言語文字之間鷺湖白鹿往返議論之差而已荆公祠記千百年大公案也學問偏枯識見昏昧之故其詆之不遺餘力與初之指爲禪會無異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仇而方且揚着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正諸儒人膏肓之病也使在周邵聞之喜過而樂與之矣孝弟忠信常不足以應天下之變而才術辨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亦此意也朱子遺孳人書乃謂諸君子聚頭磁額理會何事乃

海忠介公集 卷之六
致有此等怪論少見朱唐交惡錄齊則失矣楚亦未爲得也光風霽月灑落襟懷有如周元公邵康節其人者寧有此言說舉措耶情見乎辭行如其心涵養未融克伐爲崇晦菴不能無大不滿於後學之意矣後人爲朱陸之議聶雙江以黨同伐異挾勝崇私言之然當其時門弟子則已然矣豈非朱子身自作則一時門下習氣而又因以貽之後乎自宋至今五百餘年是朱非陸所在羣如也正雙江黨伐挾崇之謂陽明之所稱今之尊信晦翁無異於戰國之尊信楊墨也抑何從而辨之乎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請以是爲朱陸之辨

太伯論上

太王剪商之志金仁山引雙湖辯之詳矣愚竊謂太王實有是志太伯夫之夫子亦不當以至德許夫太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興未遠後一百有餘年殷始亡則當太王時乃商家盛強之末衰弱之始其天命人心尚完固未動所謂剪商亦言乎其志焉耳非爰整其旅如觀兵孟津陳師牧野之爲也泰伯無荆蠻之逃則國屬之泰伯矣屬之泰伯而泰伯以不取爲心則剪商之志蓄於太王者息之泰伯李歷不得位日後無武王事紂無滅亡之理此其以天下讓商更爲何如太王欲傳位季歷則剪商之志季歷

從之矣太王啓於先季歷從於後父作子述事必有可成
無難者君臣之義泰伯不以此身維持其間而托於採藥
之去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充類至義之盡泰伯
其得爲有君也哉且弑君天下大惡也幸而成之公議凜
於斧鉞不幸不成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貶削投
荒流離終世王述之子坦之欲以女與桓溫述怒排坦之
曰汝真癡耶乃欲以女與兵坦之是以不與桓溫之禍竊
以爲泰伯之愛太王不如述之愛其子矣聖賢之論曰君
有過三諫而不聽則述之父有過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
隨之夫子臣異道非止謂其天合人合義當如此也子之
於父一體而生比之異姓君臣情分有別以光明正大之
義投一氣相通之親婉順號泣至三至再無不可以感通
而挽回心者父有諍子則身不陷于不義無君一念此其
事爲何如可逆料其不可反而遂逃之耶仁傑周旋于則
天之朝雙陸不勝之兆姑姪子母之言且能動之俾天下
復爲唐有太王固非昏暗之武后也仁傑能行於異姓之
婦人伯不能行於至親之父子且朱子之論伯曰德足以
朝諸侯而有天下夫足以朝諸侯有天下而不能以大義
回父心吾不信之矣以子事父情有可爲而不爲身爲世
子權有可爲而不爲以事父言則不孝以事商言則不忠

海忠介公集 卷之六
啓天下無君之禍貽家門弑逆之羞皆荆蠻一逃爲之也
夫子芻通事物之變酌見義理之原而顧以至德稱之哉

泰伯論下

呆如翦商說則泰伯潔身而去僅得與申生之恭爲類質
美未學謂之德且不可矣况可謂之至乎蓋採藥一去使
太王果成翦商之事則商家天下不得於太王當得於季
歷是泰伯不取商家之天下而任父與弟取之也春秋書
趙盾弑其君任父與弟取之不以此身維持其間繩以春
秋法泰伯罪不可逃矣仁傑周旋于女主之朝君子取焉
蓋君子期於成天下之事而不必於明已之志也謂惟求

無愧直遂徑行可以維持左右使不至於成其逆者皆不
爲之泰伯不得爲多賢矣朱子以遂成吳國事料太伯於
商周之際足以朝諸侯有天下太王邑於岐山之下從如
歸市不能以有天下乎太王可有天下而泰伯潔身去之
謂讓天下於商可乎且朝諸侯有天下之說尤不可曉說
者謂周之頑民爲商忠臣觀多方多士訓殷民者詳矣必
三紀而後風俗移易牧野之師雖殷民有倒戈之志然猶
有前途交戰之人孟子曰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
者是以難也泰伯雖盛德當不過于文王文王值罪惡貫
盈之紂不能爲之泰伯當祖甲世去高宗中興未遠又焉

能朝諸侯有天下易耶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說者謂九州所以不遽叛者皆小心翼翼延焉夫紂猶有可延之勢以泰伯不從之德當祖甲盛時爲天下倡率民可知方商室太山而四維之矣朝諸侯有天下此必無之事也孟子曰繼世而有天下者天之所廢必若桀紂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適聖賢六七作之後而天遽棄之耶以德言泰伯無取天下之理以時言泰伯無取天下之幾徒見夫遂成吳國之迹謂可以朝諸侯有天下夫歸泰伯之人正邦人從太王之人也其心知有君臣之義故見夫可君者翕然歸之又躋我于天下一君之上恐知有仁人之人不知是也歸市之太王不能卽遂翦商之心遂成吳國之泰伯能朝諸侯有天下乎且推已之物以與人謂之讓指商家未敗之天下爲泰伯當得而不取之恩是何以異於盜賊指所未劫之家其所積爲已有而姑讓與積財者所用耶大禹太甲成王之天下不可謂爲益伊尹周公且所讓商之天下不可謂爲泰伯所讓尤可知矣夫子之言當不如是朱子憑史記之語而想像推之於太王泰伯心事皆不得其實而其時其事并夫子稱許之言有相悖戾不可強通者不若止以讓國季歷說武王終有天下故以讓天下推許之爲得也

孟子爲貧而仕議

人生天地間曰士曰農曰工曰商皆男子事也其事雖一
然士在行道天地間惟道最大故士居四民首士當斯世
既貧而無養矣曰農曰工曰商無非資身策也此其事之
在我者一仕於人則制於人制於人則不得以自由制於
人而望於人者惟祿焉且云非出處之正吁非其正者而
可以謂之出乎以不正之出懸望祿之思此其心何如也
君子之仕所以行其義臣子之義分無彼此而以言高行
道自諉夫君子出仕義矣天地間無可以生此身者爲之
祿也舍農工商之養自己出區區於抱關擊柝之祿由人

制者焉大賢君子之所爲寧若此哉孔子平日進以禮難
於進也退以義易於退也乘田委吏安然受之而不辭蓋
亦順其舉授者而無容心焉亦且行道之端所係耳事君
敬其事而後其食爲貧以進寧復能後其食耶孟子平日
執不見諸侯之義分庭抗禮直若壁立萬仞之不可卽者
莫非剛且大者爲之斯言一出吾恐氣體亦有所不充集
義所生者或不能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矣

周公使管叔監殷

周公之處管蔡諸家皆以爲不忍逆援其兄之惡而棄之
愚竊謂不然舜之處象雖云封之有庫而天子之吏實理

所以然者正以全吾親愛之心又使之不得少肆其惡其
爲家國臣民之計詳而密矣人必有惻隱之心惻隱之心
於親切人必有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於親真謂之真者非
獨詳於此也且夕周旋心術之善否見事之明暗才調之
大與小莫不畢照於我而非若他人之日月一至見其一
二而未見其千萬也古稱知子莫若父知弟子莫若師羣
居終日而以知友稱亦以親比不離之故也謂蔽於愛兄
之心然則舜何以不蔽四端必有隨感異應舉天下皆然
而周公獨何以得此失彼大學稱莫知其子之惡責溺愛
者之不明也古稱諄子爲賢子教以義方爲賢父庸子朱

啓明臣民稱焉堯且以豎訟弃之見有真否之別也將謂
過惡未著而其志其才有可取者知人則哲維帝其艱四
凶不去於堯而去於舜人心之藏不可測度雖明聖亦有
未能先爲之別者奚必兄弟間而後然哉立亾國之子而
求所以監之此其關係若何當何如以計之者監以親親
之兄周公慮事之詳亦可想矣若夫日後之事則所謂維
帝之艱聖人之不幸也而其初之必使焉者正其才志之
可觀兄弟之真見今觀金縢之冊公之愛武王何若恩斯
勤斯之詠公之愛成王何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兄在
彼猶在此者附仇人以皆懿親管所爲有出於天理人情

之外者而公安得逆知之竊以爲監殷之舉公必自慶以爲得安國之計矣而寧意其後之至此耶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孟子意或如此無取我子鬻子之闕斯之言哀而切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敗露之後其親愛之情尚如此閱墻禦侮之親而使之監我仇人焉獨非聖人之至計也乎天理人情周公之所不能不過也若謂蔽於愛兄以至今日稽之古今反之人心不能以強通矣

使畢戰問井地

不井田而能致天下之治者無是理也何也人必衣食有所資然後爲善之心以生日夕有所事然後淫侈之念不作井田者衣食之資日夕之事返朴還淳之道去盜絕訟之原舉賴於此故嘗以爲一井田而天下之事畢矣然自三代而下垂數千載而莫之行何井田所以爲民而亦兼以足國自秦漢而下其心於爲民者能幾人哉間有欲爲民隱之恤久遠之計者又苦於考究之不詳變通之無法彼見夫天下若此其天奪富民之田以畀貧者紛紛籍籍無從下手其講學之臣多詞章記誦之士議及井田懵然不知所以行之之故或見其莫已利也因不舉之以爲君誦者亦有舉之世相安於因循之習竟無經久之計望

治之思膠柱鼓瑟宜乎其卒不可行也考之後之稱稽古博識者莫如端臨馬氏其爲井田之議謂後之君子每慨歎世主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利其民使豪強坐擅兼并之利其說固正矣至於斟酌古今究竟利病則莫老泉水心二公之論最爲確實其出二公之外而爲之議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然後受可以無弊然則自周而下吏於民者舉不欲知其利病也耶不知民間之利病用民之脂膏以奉之何用設官分職芻午而縱橫之者何爲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獨不可舉而久任之乎汙吏黠胥能舞文以亂簿書田里之一一可觀丈尺可憑或不可亂

遷授之姦敝無窮今則然矣井田既行之後而民猶有無窮之弊耶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其志果若斯言則三代之貢助徹法將不靜而一乎不反其靜一之故而見夫末流之弊遂舉而棄之不端其本而齊於末端臨于是爲失言矣我朝丘文莊有取於蘇葉之論而其言曰可於國初人寡之時爲之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之後終歸於隳廢程子謂天地間決無人多地少之理今之糜費五穀計當數倍吾民日夕之食而猶可以取給事可知矣隨時制宜而不失先王之制歷舉貢助以爲滕文誦孟子之所云潤澤不如是也丁田相配取效於數百

年之後井田以漸爲之而俟其成獨不可舉而行之乎謂張載處之有術之言惜其要妙隱而未發吁三代之其爲日若此其久也地里舉目可見量度友掌而行寧能隱之耶文莊之見亦端臨之見也誤之者蘇葉而二公之言尤自可笑周禮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鄭康成謂此鄉遂用溝洫之法也用之近郊鄉遂匠人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涂專達於川康成以爲此

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縣都此蓋以平原曠野之地行助法以山林陵麓之地行貢法然非貢助一定於此而不易也昔朱子論建國謂必依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孟子若夫潤澤正此意也必若塞溪壑平澗谷奪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而後可爲聖王之井田將塞之平之奪之壞之易之而後爲之也耶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謂聖人也而所行之事寧若此愚癡不通耶必九百畝而後井必方百里而後同不足於九夫之地百里之同而可耕可植者將棄之乎隨田之廣狹而爲多少之授可井則井不可井則一夫二夫當之可同則同

不可同則百夫千夫當之助不必野而行賦不必國中而行此聖人之法也二氏以不通之見而議古法難乎其爲古矣所見之舛若此則其謂井田成而民之歿其骨已朽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宜乎其然矣井田者井田之名也人必有田而不必於井者井田之實也觀野行助法國中十一自賦聖人變通之權可想見矣爲今之計不必訪求故堰遺陂之已廢者法今日之土田隨地區畫舉周禮大司徒所謂不易之地家有畝小司徒上地家七人與夫大宰九職任萬民者而酌用之守宰縣令一以井田爲事其織悉又屬之一里之長

不以今日紛紛之病而必行之心必委曲以力行而求爲久遠之計既定之良舉簿書以驗田土度地不足則吏胥之姦弊可稽正不必慈祥如龔黃精明如張趙而亦可以濟斯世於虞周之盛區斯民於樂樂利利之中矣橫渠曰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蓋謂其或以名亂也然天下富人多乎貧人多乎田井而貧者得免奴佃富家之苦吾知其欲從必矣王者固有滅人之族沒人之產而束手聽者取其有餘之田而不奪其上下之養彼亦安得而違之竊以爲井田之決可復於後世者諒夫有同然之心而不必恤其衆多之口反覆曉諭委曲

變通必無召亂之事也然則數世之後而其子孫衆多不
可以成徒無出鄉之法行之者若何曰物之不齊物之情
也自夏后以至八百年之周其間獨無若此者乎然要在
必有田宅而不失所獲化裁變通之而已要之不能以一
一如意而較之田不井授一遇災旱而民之輾轉溝壑自
骨遍野平時則奸偽芻蕘有故則羣橫寇盜其相去萬萬
矣愚故以為斷然必在可行而無疑也按古今論井田之
難者惟強奪民田以召怨讟一語為稍近似舉今日吏胥
無窮之弊守宰遷徙不常之山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之
論若夫執溝洫井田之法而謂今日之地非古昔平原之

區者以膠柱鼓瑟而論
相繼以印其一二五六天
後仁之化寒暑於此然
恤也力不行之而民不
者也田欲井之而民不
一里之長長平也
也必矣制度一定則心
矣然則三必封建為哉
人皆以井田為聖王之
民於後有養而後教行

聖人不通之甚者也夫入貧富不
下之治可定今日太平之業必世
所同然而口之怨讟固不必
矣然封建所以維持井田
而行之乎曰久守宰之任而
者為之維持焉井田之可行
一者俗成其所維持之者不難

養庠序為聖王之教養民於先養
焉若井田自為養庠序自為教不

相涉矣然易履卦聖子
志定教之成也一
之宅五
而無不
於公
驚於
今日較伊
不能絕去為富
用是風
食美妻
此一念又皆田宅無分界人人得

以自買自賣致焉井田行則民貧富不相耀而心和矣生長所習見而志定矣漢人以富人觀欲天下為悲止此田宅吏何美可悅富者欲過貧者欲企雖有其心而蓋無其由也無其由而過企之心滅矣井田未嘗教民而域民於教教道之妙有若此嘗謂井田立而先王之教斯過半矣天下之治井田為之學校不過輔翼之先王之教井田教於始學校不過成教於終一井田而天下之事畢矣後世紛紛然交驚於利彼身當教化之責者亦惟利是馳制度非不詳教戒非不切也以言相禁實則別以惠相傳夫曰教

之夫曰教之云者是亦空言而已天下如之何其能治耶
井田盡天下之事與其竭力爲庠序爲教約百端鼓舞民
志不定迄無成功不若竭力爲一井田以復唐虞三代之
治不可以王莽三田增紛擾借口也

孟子道性善

孔子論性曰性相近習相遠雖未一一剖析而天命氣質
實兼於中程子所謂一之則不是相近一言盡之矣論性
不論氣無以見其生稟之異論氣不論性無以見夫義理
之同言性不可不析而爲二無氣則此理無處安頓曰理
曰氣無離合無後先性卽在氣質中非二物也言性又不

可不合而爲一合之而未嘗不分渾然之中燦然者著焉
聖人之言妙矣孟子論性區區然執一性善之說夫人之
所以信服於人服其心也服其心者彼亦有所驗之於心
証之天下也程張生於戰國一言而告子服矣告子不爲
孟子服者實孟子言之執於一辯之不能詳使之非告子
諸人故屢變以求勝也說者謂孟子時當戰國人欲橫流
不得不執性善之說矯焉春秋時俗較云戰國不遠孔子
稱姓相近繼之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周流不舍孔子救
世之心亦均切矣將不欲矯正之耶不正言以屈其諄諄
然不一而止無非爲性善謀也孟子之功大矣然理氣不

相離而離之知爲性善謀不能使人信吾性善之說是則孟子之過也

鄉愿亂德

從古未有言及養氣者而孟子言之古有詭隨上容之說卽鄉愿意也亦無有若孟子之論剴切痛快者蓋鄉愿餒其浩然之氣以從俗浩然之氣孟子身有之見鄉愿若爲身害故言之詳熙之痛今天下惟鄉愿之教人又最深凡處已心欲反言而矯其失不可得而矯矣告子所謂仁內義外乃不知仁義二字字義所謂非知仁義二字義固欲文之孟子不曰心之德愛之理謂之仁心之制事之宜謂之義區區執敬酌湯水之說辯之不詳亦徒多言而無益也

孟子有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之說於氣質之性旣知之矣答告子諸人獨不一言及之蓋孟子意欲伸此抑彼如說夜氣欲人知涵養此性說四端說擴充欲人知體認此性充廣此性待人事上治下一以鄉愿道行之世俗羣然稱辟性稱所行大過者多是中行之士謂如此然後得中道善處世則必鄉愿之爲而已所稱賢士大夫不免正道鄉愿調停行之鄉愿去大奸惡不甚遠今人不爲大惡必爲鄉愿事在一時毒流後世鄉愿之害如此說者謂孟

子擴前聖所未發指養氣言也孟子之功不在禹下當以惡鄉愿爲第一

其嗟也可去

天下孰爲重德義爲重德義孰有之君子之身有之合仁與人謂之道有此身然後有此德義是人身爲重非人身之爲重德義身有之之爲重非德之德非義之義自視此身之爲輕是不知有此身而後有此德義身之爲重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身有輕焉者矣孟子曰取食之重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身有重焉者矣去身言德義德義當酌之去德義言身身當酌之天下一德義

而已曰酌之酌之云者言當川中而行不可見一偏執爲德義不顧其有甚焉者身之爲重也饑者不食嗟來之食黔敖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歿曾子曰微與微言小節細故得之矣至謂嗟可去謝可食則又不然夫人一身宇宙內事其分儒行言愛其歿以有待養其身以有爲饑者之身何身獨非天地之性人爲貴宇宙分內事之身耶身有重焉者矣嗟來從謝區區間於我何與孟子云與禮之輕禮非有輕視會通以行之之謂禮非德非義而俗藝之禮之爲輕會可得而與我天地之身一較量哉誠不啻食之爲重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等處天淵懸遠誠不可以其

小加大者之上也饑者之歿姑就其近易曉者言之饑者獨無父母妻孥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者哉一不食歿則歿矣亾矣不復見矣嗟不嗟謝不謝何所干係自安溝壑何心哉何心哉饑者父則不念子不慈之父饑者子則不念父不孝之子饑者爲夫則不念其妻不義之夫此亦宇宙分中之事謂之近淺姑就常人孺子皆有不忍之心言之常人孺子皆向爲身歿不受之一端又會有奚翅食重之大體變而通之與時宜之輕其輕重其重嗟來食頭尾過耳徒而謝浮雲觸目其斷我不感之以爲恩其嗟我不感之以爲怨時適亾荒不食則歿出此入彼我之身有

焉豈計其他禋祀有日偶失於防牛羊抵觸可以牛羊無知可以廢祭乎哉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如其仁如其仁夫子與之豈若匹夫匹婦之諒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之爲大也夫子取其功有不忍之心饑者獨無大戕天地近戕一身饑者之操無可言矣易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聖人無取焉此惟陳仲子并李三咽柴子羔不賣人於室尚全其生可以當之孔子謂子羔爲愚饑者以愚而歿不得其貞窮而凶之道也一父母天地之身生生不息草木同仁忍棄之耶其故起於講之不明知有一事之義而不知有一身一心天

地與立之全諳於其大是以徒執於其小苟有見焉會有
略其陋是一道也造化生乎身之身父母妻孥所仰望而
終身也七尺之軀可忽乎哉責人與責己不同管仲無足
取者爲酌量大小之說借明之疾固也子無取於饑者之
操無取於謝則亦不食而歿矣曾子謝也可食之言無取
焉雖然人有不爲篤信之美然後可以望他日有爲恢宏
之大饑者則誤矣志趣留曲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
下不爲人物也得聖人依歸之此其最高者歟後之乞璠
嘗糞奔趨勢利日無休息生不如歿毋以饑者爲口實



